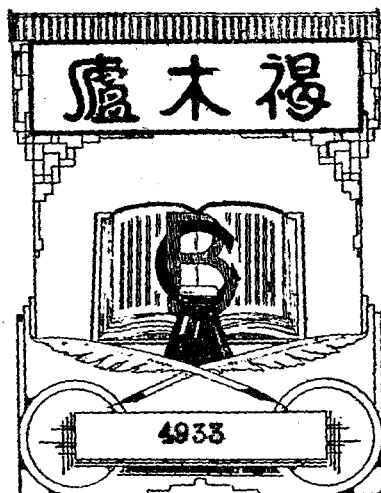


夢的草

胡青永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116
I234
291

現代小說叢書

愛的革命

胡在冰著

上海

現代書局

一九三四年



3 2168 9873 8

自序

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說：“一國之國民性爲人認識與否，與其國之文學有莫大之關係。”一時代之爲人了解與否，亦與其時代之文學有關。我國自民國成立以來，到了現在，是性質很顯然的一種轉變。世界的潮流明示給我們：世界上只有兩種勢力：一種是革命的勢力，革命者的連環戰線；一種是反革命的勢力，反革命者的聯合戰線。而革命的勢力之摧倒反革命者之勢力，這是當然的趨勢。而這一時期在歷史上的地位，亦看這一時期文藝的產物爲準。“愛的革

命”便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所謂“帝國主義者”眼中的中國人，是連哼也不會哼的。而近代青年惟一的表徵，便是他們的呼聲。現在“搖尾乞憐”“痛哭流涕”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青年們應當把自己建設起來，並且作一點事情。“愛的革命”便是從“痛哭流涕”到“建設自己”的一個轉機。

愛的革命是以“愛”爲出發點的革命，是與單純的鬭爭的革命不同的革命；也可以說是“愛底革命”或是“革命的愛”。我們現在所要的是“革命的熱情，理論，與實行”。愛便是熱情的象徵，戰便是革命的實行，“愛的革命”便是革命的理論。

以上是本劇思想和主旨的根源。

至於編劇的技術方面，和關於實演的各點，都是很適合近代劇的原則和我們現在舞台的條

件。

這劇本的第一次實演者，是南京的青白劇社。在舞台上的感効是很單純的。在實演之後，我覺得情節太緊張了，對話太簡短了，於是把他從新鍊過一道，寫了出來，才成了紙上的劇本。

在創作的時候，許多模特兒助成了劇中人的個性；在修改的時候得到歐陽予倩先生和陳大悲先生許多的提示；這都是要向他們致意的。

春冰五，卅，一九二八。

革命的愛

——五幕劇——

時代……現代

地點……中國

人物

鍾三民……是個理智情感都很豐富的青年，曾經留學日本，性情極剛毅而又勇敢，心思極緻密而又精深。兼有革命的義憤和理論。先在北京作一個中學教員，後來作了革命軍的軍官。

鍾錫恩……三民的父親，惠龍洋行的買辦，從前是洋行的西崽；在民

國以前他有一個皇帝：民國以後，他便拿惠龍洋行總經理阿迭生當作皇帝，因為阿迭生是太上皇——洋錢——的驕子。

鍾老太太……鍾錫恩的良妻，三民的賢母。

鍾一民……三民的哥哥，授過高等教育，往來下流社會，是洋奴家庭少爺的代表。

鍾雲松……一民的太太，從前鼎鼎大名的鍾大小姐。輕佻，毒辣；很講理教，但是愛錢。“你的總會變成我的，我的永久還是我的。”便是她的聖經。

鍾毓英……一民的孩子，七八歲。壞家庭

裏的好孩子。

雷媽……雲松陪嫁過來的老媽。

朱二……錫恩家裏的“開殿之臣”。

雲桂……雲松的妹妹，是個外強中乾的
女交際家；許多人追她，愛她，
她却只愛鍾三民，因為他是買
辦的少爺。

阿迭生……惠龍洋行的總經理，作過政
客，也作過軍人，是帝國主義
三位一體的結晶。

華自由……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學生，天
真，活潑，她自己便是自由女
神。三民惟一的情人。

華若霖……自由的父親。日本留學生的
老前輩。他的太太死得很早，
所以對自由，他是以嚴父而

兼慈母。

王媽……華自由的乳娘，華家的開國元
勛。

芳子……即須崎夫人，鍾三民的日本情
人，華若霖的續絃太太。

愛華……一位活潑的小女郎，大千世界
便是她的遊戲場。

淑芳 }
素珍 } ……愛華的同學，自由的小朋友。
大男 }

田中……東京的浪人，最後謀害改了救
護，敲詐變成獻身。在惻隱之心
裏發現了熱情；熱情便救了他
人和他自己。

柳湘……三民小時候的同學，革命的青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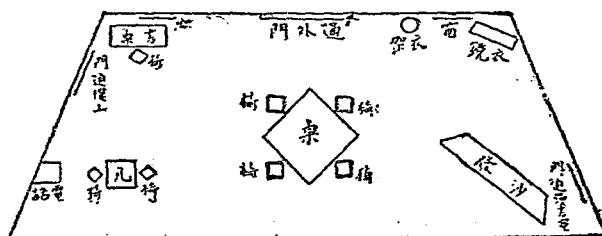
楊蘭……女政治工作人員。

王忠 }
馬得勝 }……兩個北京的警察。

甲 }
乙 }
丙 }……給華太太賀壽的四位客人。
丁 }

第一幕

〔佈景……鍾錫恩家裏的客廳，北京式的洋房子。後面的門通到屋子外邊；左前方的門通到三民的讀書室和寢室；右後方的門通到樓上錫恩和一民的寢室。屋子的正中擺着一張方桌，周圍四把椅子；墻的左後方窗旁放着一座大穿衣鏡，旁邊立着衣架；右後方窗前放着一個書桌，一把椅子；左前方放着



一張大沙發椅；右前方放着一個茶几，兩把椅子；右前角置一茶几，上放電話桌機。）

〔幕開時雷媽從樓上的門進來，朱二從後面的門進來。這時臺上的光非常的暗淡，已到薄暮時候。兩人慌慌張張，幾乎撞個滿懷。〕

雷媽 喲，朱爺，您怎麼這麼慌慌張張的？真是趕得雁兒不下蛋兒啦！倒底是怎麼一回事呵？

朱二 （手舉着兩個信封）你看，信不單來，一個掛號，一個快信，都是要三爺蓋圖章的！

雷媽 你又老發昏了吧？是不是要給他送去？

朱二 豈有此理！我就是糊塗也沒有這樣糊塗呵！讓大奶奶知道了我的飯碗還不碎嗎？

雷媽 又是大奶奶說的那個鬼子娘們來的信吧？

朱二 誰說不是哪。這封是日本來的。這一

封很奇怪，不曉得是誰從蘇州寄來的？

雷媽 管他呢！快送給大奶奶，回頭三爺看了信要是瘋了，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朱二（走到門前，回頭。）你又去找小白是不是？車還沒回來哪。

雷媽 放你媽的屁！（向後轉了過來）

〔朱二雷媽通由右門下〕

〔電話鈴響了半天，三民從左門上。〕

三民（一個二十四五的青年，清秀而英俊，面上帶着風流的眉目，思想的皺紋。身材不甚高，穿着絨的西裝褲，拖鞋，上身穿着內衣，看起來總有一個多星期沒有換了；臉上的油泥可以表示出疾病和失意。手裏拿着一本封面很美麗的書。懶洋洋的走到電話桌前，拿起耳機。）喂！——是呵，鍾公館——你是華小姐嗎？——呵？你姓雲哪！找那一個？三民哪？不——不在家！——我是誰呀？我是——拉車的！（不耐煩了，粗聲。）找誰你快說吧！——

大少奶奶？喔，等一等！

〔朱二從右門進來〕

朱二 三爺您怎麼這樣就出來了？別看凍！

三民 去找大奶奶接電話！

〔朱二又由右門下〕

三民 （無聊的斜躺在沙發上，哼着手裏拿着的書。）

“郎是陌上塵，妾似隄邊絮；泪見兩悠揚，蹤跡無尋處。酒面撲春風，淚眼零秋雨——過了別離寺，還解相思否？”——噯！天是個不仁道的東西，把人類這樣的戲弄！（興奮地站了起來，又無力地倒了下去，疲乏地伸了一伸懶腰，微弱地。）我真是煩惱之弱裏的弱者！

〔雲松自右門暗上，把燈開了，臺上忽然亮得閃眼，三民喫「一驚，回頭看見雲松，才不自然地立了起來。〕

三民 嫂嫂請坐。

雲松 （向三民巧笑倩兮的點了點頭，把半枝煙捲

到痰盂裏，走到電話桌前面。）喔！你是二妹吧？哈哈！
三民——不是吧，他有病呵！——什麼？聲音像
呵，像的聲音多得很哪！——知道啦！不要說費
話了，你今天到底來不來？還有人請你吃飯哪。
喔，喔，好！回頭見。（走到沙發前，坐下，拿出煙來點上。
深深的吃了一口，把煙慢慢的從口裏吐了出來。）三弟，你
的病還沒有好，不要死看書，好好養一養吧！

三民 養什麼？唉！

雲松 方才是誰打電話給我，你知道嗎？

三民 是您的令妹雲桂二小姐吧？

雲松 對啦；她為什麼要打電話呢？

三民 我怎麼知道呢？（看見雲松自滿的竊笑着，
愈發不耐煩起來。）哥哥還沒有回來嗎？

雲松 沒有。他說今天晚上有三處請他吃
飯。

三民 （很不自安地）父親呢？

雲松 (躊躇滿志的樣子)去辦大事去啦!

三民 (急切地)什麼大事?

雲松 爸爸最疼愛的就是你，除去你的終身以外還有什麼大事嗎?告訴你吧，他老人家到我們家裏去啦。

三民 (會意，但是不開口。)醫生今天對您說什麼沒有?

雲松 他說呀：身病減輕了，心病却更重了。所以凡是能夠刺激你神經的東西，不要你看見。

三民 (忽有所思)我好幾天沒有接到華自由的信啦。

雲松 華小姐呵!信沒有來，人倒來過幾次，今天才算是末一次了!

三民 (一驚，突然的立起來。)怎麼?

雲松 她今天同她父親回蘇州去了。要見

她除非你也到蘇州去！

三民（挑戰地）你怎麼一回都不許她進來看我呢？

雲松（看見三民急了，故意慢條斯理地）還不是爲你好嗎？怕你見了她動情，於你健康有礙！

三民 動情嗎？是的，我愛她，我偏要愛她！到蘇州，我去；上天，下地，我都去呵！（頹然地躺在沙發上。）

〔雲松坐在那裏，狠狠地吸着香煙。忽而想起什麼似了。〕

雲松 三弟呵！你先不要急，我問你，華自由到底有什麼好處，你那樣愛她？

三民 她麼？好處是有的。因爲她沒有金錢，她沒有勢力，她沒有手段，但是她有純真的愛，熱烈的情；我便喜歡她，崇拜她，敬她，愛她！我願意爲她奮鬥！我甘心爲她犧牲！

雲松 夠了，夠了！一說總是一套，沒有個

完！我問你，現在正經事情怎麼樣了！

三民（興奮地）正經事嗎？犧牲的雖然已經犧牲，但奮鬥的依然在那裏奮鬥，我相信勝利總是我們革命黨這邊的。

雲松（急忙關着他）不要說了！你知道革命黨人現在都是很危險的嗎？

三民 知道的，大家都明白。

雲松 那麼，我就要請問了：你這樣的安全，虧了誰你知道嗎？

三民（漠然地）是不是虧了嫂嫂，您這署長的千金？

雲松 是署長的千金，可並不是我；救你，保護你的，是我的二妹雲桂！

三民（輕蔑地）雲二小姐嗎？我似乎很感激她的——

雲松（急切地）她很愛你——

三民 (插言地) 可是我不愛她!

雲松 (冷笑地) 爲什麼呢?

三民 因爲她用勢力壓迫我，用金錢引誘我，用恩惠感化我，用手段捉弄我，但是並不愛我! 我厭惡她，我懷恨她，我感激她，我笑她，可是我也不愛她!

〔朱二自右門上，送茶與三民，雲松。〕

雲松 朱二，小小姐到什麼地方去了?

朱二 是老爺帶出去了。恐怕是到雲宅去了吧?

〔朱二自後門下〕

雲松 我說，你還是不要冤枉人，雲桂的確是很愛你的。

三民 我愛華自由。

〔毓英自後門上，跑到雲松懷裏，雲松抱着她。〕

雲松 你到那裏去了?

毓英 媽，二姨帶着我到北海去坐船，爸爸也去了。

雲松 放屁，你爸爸現在在那裏？

毓英 爸爸叫拉車的先送我回來的。

〔雲松把毓英搥了一下，毓英哭了。〕

三民 （不耐煩，忽有所憶地。） 喔，我還有事情要出去——

〔三民看看表，急自左門下。〕

雲松 （惡狠狠地推了毓英一把） 再胡說我打死你！

〔雲松把毓英拉下右門〕

〔鍾錫鳳雄糾糾的自後門上，穿着很華麗的袍子，馬褂，兩隻眼睛裏看不見中國，一望而知爲大腹便便的賈辦。站在臺的中央向四周看了一遍，然後一直自右門下，上了樓去。〕

〔啞場片刻〕

〔三民穿好了衣服，套上外衣，戴上扁帽，把手鎗掖好，由

左門上來，悄悄地自後門出去了。]

〔電話鈴響〕

朱二（從後門跑了上來，接電話。）喔，我是鍾公館哪；你那裏？——喔，你是蒲總監公館？——找鍾老爺接電話，——在家，在家，你等一等。

〔鍾錫恩適自樓上下來，穿着短衣褲，汗巾垂下來一尺多長，看起來像剛洗完臉的樣子。〕

錫恩 喔——是呵——呵——喔，你是義伯老哥，我是鍾錫恩呵！——什麼事呵？——什麼？——不會吧！三民這孩子病了，好幾天沒有出門了。——什麼？女革命黨？——華自由？——沒有這個人哪——好吧，一定這樣辦，就是這樣辦！不然也對不起阿迭生老爺呵。——好，好。（把電話機放下）

〔鍾一民自後門慌張上，見了錫恩，便被他父親的神氣攔住，走動不得。〕

錫恩 什麼事這樣慌張？

一民 三弟又出去了。現在外面風聲很不好，革命黨已經捉去不少了！

錫恩 誰說的？

一民 岳父說，三民是革命黨，當局的單子已經開好了，就要捉他。

錫恩 （忽然想起）是呵！方才蒲總監打電話給我，也說的是這件事，我還不肯相信。那麼，怎麼樣呢？

一民 岳父說——

錫恩 說什麼？

一民 岳父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從此停止活動，不問政治；若是怕危險，可以住在他家裏，而且——

錫恩 而且怎麼樣？

一民 而且老老實實地作丈人的女婿。

錫恩 哈哈（大笑起來，一民更偏促了。）我早就明白他的意思了。雲二小姐很喜歡三民；老雲就想乘火打劫。哈哈，他什麼時候說的？

一民 今——今——昨天！（良知的本能使他的臉紅作了供狀。一會兒看着父親的臉，一會兒揚起頭來望着天花板，想起他所愛的雲二小姐。）

錫恩 其實沒有什麼要緊。蒲義伯總監那裏早已接洽好了。就是不管咱們爺們的交情，看着阿迭生總理的面子他也不敢哪。老雲是個署長，更沒有什麼了不得。不過提親總是好意，省得三民同那羣女革命胡鬧；再說，我們全家現在都吃着惠龍洋行的飯，再開下去，恐怕阿迭生老爺說我們宣傳赤化，把“剛門斗”的飯碗給我打碎了，那就糟了！

一民 是呵，而且還有一樣，這樣鬧下去，不但名譽弄壞了，還恐怕要抄家呢！

錫恩（決定地）記着！等他回來，就把他擄起來，不要放他走，看他老實不老實，免得給我惹事！（氣得坐在椅子上發楞）

〔朱二自後門跑上。〕

朱二 老爺，有兩個巡警來問三少爺，我說我們老爺同蒲總監有交情，用不着你們來跑狗腿；你們睜眼看看，我們掛的是那一國的旗子，就敢太歲頭上動土！他們就屁都不敢放地回去了。

錫恩（不在意地）知道了——（急促地）你過來！（附耳低言地對朱二說了半天）

〔朱二連連彎腰打躬，從後門下；錫恩從右門上樓。〕

一民（走到電話前面，拿起耳機。）喔，接西局二百五十號。——哦？二百五十號！喔，你就是雲桂妹妹呵！——什麼？你正要給我打電話呵？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回來半天了。——你什麼

時候來？——就要來啦？——那件事我方才已經同老頭子說了，他也很願意；現在只是雲松有問題；她的態度總有些可疑！

〔雲松悄悄自右門上。〕

雲松 哼！

一民 （急把電話放在桌上，回身，短促地。）什麼事？

雲松 事倒沒有什麼事，不過“總有些可疑”就是了！

一民 算了吧，什麼可疑不可疑的；自己夫妻，何必這樣分斤擺兩，冷嘲熱罵的？

雲松 什麼冷啦，熱啦，（坐在沙發上）自己夫婦啦，我也管不了這樣多；不過你的終身大事怎麼樣啦？

一民 （也坐在沙發上）我的終身大事？（不自然地自然着，沒有笑地強笑着。）我的終身大事？（假裝正經地）你忘記了，你是我的太太呀！

雲松 太太嗎？還是太太的姐姐呢？

一民 你真是疑心太大！我正在替我的弟弟和你的妹妹作媒，難道這你也吃醋不成？

雲松 放屁，誰吃醋啦？我問你，你對你的弟弟究竟要怎麼樣呵？

一民 我能怎麼樣呢？弟弟總是我的。我並不要他受罪，只要他肯聽從岳父的話，作了你的妹夫，我的聯袂，再少發點昏，少說點瘋話，也就算了。

雲松 喔，只要他不說瘋話，就把財產都給了他，讓我們的孩子喝西北風活着？

一民 這又笑話了。我何至於這樣傻呢？他到你家裏作了你父親的女婿，還能夠到我們家裏來搶錢嗎？

雲松 (巧笑地) 那究竟有些不妥吧，最好把我妹妹也給了你，將來鍾家和雲家兩邊的財產，

豈不都是你的嗎？

一民（正中下懷，受寵若驚地。）我是無可無不可，一切惟命是從——

雲松（急切地冷笑着）呸！別不要臉啦！你去追我的妹妹，請她逛北海，還以為我不知道呢！

〔一民站起來，焦急地在場中走來走去。外面汽車的笛子鳴鳴的響了。〕

雲松（惡狠狠地冷笑着）哼！我知道這是我的妹妹，不，你的情人來了！（急忙由右門下，上樓去了。）

〔雲桂翩翩的自後門上。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女交際明星，活潑的眉眼，豔麗的服裝，處處表現出一個輕浮美麗的黑影。跳舞式的步子走了出來。〕

雲桂（周圍看了一看，沒有人。）一民哥！（握手）只有你一個人在這裏？

〔一民站起來，狐疑地望了一望。〕

一民 （低聲的）她方才和我吵完了，上樓去了？

雲桂 （輕快地）那好玩的三民呢？

一民 誰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兩人都是心不在焉的轉動着視線。一民想着雲松；雲桂想着三民。外面喧嚷的聲音越來越高；朱二慌忙的自後門跑下。〕

朱二 （正要跑上樓去，看見一民和雲桂）雲小姐，大少爺，可了不得啦！我們三少爺被兩個警察捉着，幾乎要擲起來了。現在到了門首啦！（轉身想上樓）

雲桂 （早知其然的冷笑着）喲，回來，這一點小事何必大驚小怪去驚動老爺？你到門口去把他們叫進來，我自有辦法。

〔朱二自後門下〕

雲桂 （對一民嬌笑着）哼！好玩的三民真好

玩；一捉就捉到了。

一民 （明白過來了，長長的呼了一口氣。）哎，害得我着了半天糊塗急！——那麼，現在捉到了，你要怎樣辦呢？

雲桂 那有什麼？我很喜歡他，還會難爲他嗎？

〔朱二引攙着三民的兩個警察自後門上；警察耀武揚威地走了進來，看見雲桂，腿都軟了半截。〕

警察甲 （嚇呆了）呵，二小姐！（挾着棍子請了半個安）

警察乙 （看見風頭不對）他要我幫忙，我倒沒敢想捉鍾三民！

雲桂 （尊嚴地冷笑着）這倒沒有什麼；不過你們爲什麼要捉他呢？

警察甲 （膽子稍微大了一點）因爲他要作亂。

三民 （本來安然無事的站着，聽到這裏。）胡說！你

們真痰迷了心！我們革命，是爲救出國家，要大家得到自由平等。只有你們肯甘心作禍國軍閥走狗的走狗。

雲桂（對警察）你們先把手放開，我來問他。
（轉身對三民）鍾少爺，什麼革命黨不革命黨，你還是收一收吧？榮華富貴，美人都不要，偏要來談什麼二民三民的，豈不是貪死厭生嗎？

〔三民轉過身去，不理會她。朱二早上樓去，把錫恩同下來了。〕

錫恩（仍舊穿着短的衣褲，精神煥發，一望而知其剛從鴉片煙牀上下來。剛一出門，也有些戰戰兢兢。）什麼事？（看見只有兩個警察，聲音立刻大了。）混蛋！鬧到我的家裏來了！你也不睜開眼睛看看，我家裏掛着什麼旗子？

警察乙（莫名其妙的害着怕，滿臉賠笑地。）不是，那倒不敢！因爲情節重大，特來向您請示請示！

錫恩（怒氣稍釋，坐在椅子上，看着兩個警察，彷彿審問的樣子。）有什麼情節呢？你說！

警察甲 他是革命黨，我們已經搜出手槍來了！

錫恩 放屁！有手槍就是革命黨嗎？還不給我快些滾出去？（在兩個警察進退兩難，欲言又止的時候，錫恩看見了吸煙端坐，躊躇滿志的雲桂，急忙走上前去，笑着。）呵！二小姐來了，那就好辦了！那件事情，我很贊成，就是那樣的辦！

雲桂（不自然地害着羞，低着頭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尖，抬起頭來看見俘獲的三民，真個害起羞來；轉臉看見兩個警察，手很快地一揮。）你們回去吧！

〔兩個警察如同蒙了大赦一般，從後門逃了出去。〕

錫恩（看見有了好機會，快活地。）三民哪！快來謝謝二小姐，她救了你的命，爲你真不容易呵！

〔雲桂勝利地微笑着，手托着腮，端詳着三民。〕

三民 （欲行又止，始而踟躕，繼而決然地。）謝謝雲小姐呵？（看着她，漸有所悟。）我倒不知道怎樣感謝才是呢！（輕蔑地一瞥——）

雲桂 （受了想不到的打擊，站起來，向前走了兩步。）你這人不能這樣的沒有良心！我待你不錯呀！

一民 （緊接着）是呵！雲二小姐很愛你的！

三民 很愛我，也許是的，但是我只愛華自由；再說，自私的愛，我是不願承受的！

〔雲桂的面上，似乎籠罩了一層灰紗；錫鳳氣得小鬍子在那裏打顫。〕

一民 弟弟，你未免太不聰明了！難得你還到日本留過幾年學。現在的情形，你都看不清楚。我比你總大兩歲，現在可以告訴你。目前只有兩條路，要你去挑選：第一條路，是隨你去愛華自由，可是你要知道，她是蘇州人，現在回家去了，找得到找不到是一個問題。即使可以找得

到，現在有了這樣重大的案情，當局能放你走嗎？你如果覺得此路不通，那我可以告訴你第二條路。你要老老實實的住在家裏，不要再瘋瘋癲癲的談什麼革命；雲二小姐很關心你的，就和她恩恩愛愛的結婚，不要再作夢的愛什麼花兒自由，葉兒自由的。(權威地)現在，請你自己選擇吧！

三民 要我自己選擇嗎？那麼：我愛華兒自由，不愛雲二小姐；我要革命我不要富貴！

錫恩 (立了起來，擺出父親的尊嚴。)哼！我看你還是不要這樣的任性吧！你歲數也不小了，應該把心放明白一點。你瘋了似的談什麼革命啦，愛什麼自由啦，你應該先知道你活到今天是誰的功勞？若沒有雲小姐和她的老太爺，你早就捉到監獄裏去住了；若不是阿迭生老爺寫一個條兒給蒲總監保你，你今天還能活在世上嗎？你如

果這樣不明白，人家還肯管你嗎？阿迭生看你有出息，看得起你，預備送你到英國去讀書，豈不比作個中學教員好得多嗎？

三民 對不起，我不願意作洋奴，所以我不能受他的恩惠。我寧肯殺了頭，不肯作帝國主義者的馬牛！

錫恩 （拍桌子）混蛋！連你爸爸都罵啦？這樣忤逆不孝，也不怕天打雷霹！

〔雲桂沒有下場，從右門走上樓去。〕

三民 （反抗地）雷霹也好，就是不作洋奴！

〔錫恩過去要打，一民把他攔住。〕

錫恩 混賬東西！豈有此理！喜歡坐牢，不是找死嗎？

三民 （說教地）我愛自由！我要革命！

〔鍾太太和雲松自右門上。〕

鍾太太 （一位四五十歲的老太太，穿着古舊的衣

服，完全是一個良妻賢母。）怎麼啦，孩子？（轉身對錫恩）
總是你這老東西，又欺侮他啦！

錫恩（如火上澆油，氣更大了。）那一個混賬王
八旦愛理他，愛管他！如果不是你養的寶貝兒
子，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會管他的！

鍾太太 }
雲松 } (同時) { 總是年紀小！
 } { 三弟也不好！

〔鍾太太哭的時候，外面的汽車喇叭響了；錫恩趕快跑上
樓去，朱二急忙出了大門。〕

雲松 這一定是阿迭生來了！

鍾太太 又是那個洋鬼子？（轉身走上樓去）

〔鍾錫恩自右門出，方才披上長衣服，鈕扣還沒有扣好；邊
吁帶喘的跑出後門。〕

錫恩（和方才進門的阿迭生拉手）Good Even-
ing!

阿迭生（彪然的走着笑着，對錫恩，一民的諷刺下

氣，始終沒有理會，只對着三民調笑地。）Are You Well?
還革命不革命？

三民 謝謝你，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要我們的自由！

阿迭生 （快要露出本相）哼！你們的自由？

三民 是的，你以為你可以使我們不自由嗎？

阿迭生 （輕蔑地）Y-e——S-！

三民 我知道你這又作過官僚，又作過軍閥的資本家，是帝國主義者的代表！你要知道，我們要自由，不是向你們搖尾乞憐的求你們恩惠；我們是要指出你們的錯誤，收回我們應當有的權利！如果我們應當有的權利，你們也要把持，斬而不與，那我們就認清了帝國主義總是帝國主義，只有打倒你們！（拳頭握起來）

阿迭生 （本來面目露出來了，輕蔑地。）小孩子，

不懂事！(遊戲的打了三民一掌，一面掏手鎗來。)

〔三民一拳把阿迭生的手鎗打到地下，自己的手鎗拿過來。阿迭生急把兩臂舉起。一民和朱二在後面抱着三民，把手鎗奪過來。〕

錫恩 (看見飯碗有動搖的危險，戰戰兢兢的走到阿迭生的前面) Sorry! Sorry! May I humbly beg your pardon, my dear Sir? (轉身對三民) 混蛋東西! 你真要造反哪? 把他給我擲起來! (一民和朱二看風頭不對，就真把三民給擁起來。) 把他送到前樓，關起來!

三民 (陶身，苦笑。) 早知道你們是聯合戰線上的一邱之貉!

〔朱二，一民，蜂擁着三民自右門下。啞場片刻。朱二先下來，一民和雲桂隨下。〕

雲松 (看見一民同雲桂下樓來，又看見阿迭生的怒氣未息。) 妹妹，過來! (對阿迭生) May I introduce

my sister to you, Sir?

〔阿迭生見了美的女人，似鬼鬼得着了食物，怒氣已去了大半，一面把手鎗撿起來放在袋裏，一面對雲松輕輕的點了點頭。〕

雲松（把雲桂送到阿迭生面前）This is Miss Yuen, my sister; Mr. Addison, 惠龍洋行的總經理！

〔兩人熱烈地握手。雲松得意地望着二民，二民失意地望着雲松；錫恩看呆了。〕

阿迭生（拉着雲桂的手）我們去跳舞，吃大菜！

雲桂（躊躇滿志地有了好機會）All right, 走！

〔二民和雲松自左門下；阿迭生和雲桂自後門下。錫恩呆立着。幕後鎗聲響了，錫恩吃了一驚。二民和雲松自左門跑出，鍾老太太由右門跑出，雲桂自後門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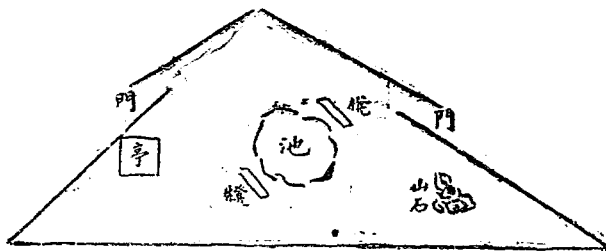
鍾太太	} (同時地)	{	三民逃跑了！
雲桂			阿迭生倒了！

全體 哎呀！(驚慌着從後門擠了出去)

——幕急下——

第 二 幕

〔佈景……蘇州城內一座很好的花園，華自由的家裏。從遠處望去，除去樓閣亭台，水榭假山以外，完全是一片叢綠。左前方是一座美麗的假山石，下面有一條石凳可以坐人。右前方是一座古雅的亭子，由亭子看到裏面，石條一直可以通到樓房。台的中央是一池春水，旁邊放着兩把綠色的長凳。左後方



同有後方各有一條曲徑，都可以通到園子的另外一部分。天空桃色的壁上，蕩漾着熹微的春光。〕

〔開幕時淑芳，素珍，大男三個小孩正圍着山石亂跑，嘻笑的聲音可以聽得很遠。從右前方的亭子裏，出來了兩個女孩子。前面的女孩，蓬鬆着短髮，穿着樸素的西裝，下面是黑的長襪子。看起來有十四五歲的樣子，便是愛華。後面的有二十歲上下，穿着一身白印度綢的衣裙。白襪子白鞋，加上頭上的寬邊的白帽，走到叢綠中，宛如一隻翱翔天空的天鵝。這就是華自由。兩個女孩手裏都拿着桃花同茶花，飛舞着進來。淑芳，素珍，大男看見她們進來，蜂擁着跑了過去。自由把大男抱起來。〕

淑芳（拉着自由）自由姐姐，你好久沒有同我們在一起玩了！

自由 我家裏有事情。

愛華 有事情？哼！我才不相信哪！你母親不是已經死了多時了嗎？父親又在日本，家裏只有王媽和你，會有什麼事情呢？

自由 你不知道——（把大男放下）

愛華 是呵！你的心事我怎麼知道呢？

自由 不要開玩笑了，還是老老實實的坐着談話吧！

愛華 你有功夫坐着談話嗎？回信晚了怎麼對得起那“三民哥哥”呢？

自由 （追着愛華）你敢再胡說我打你耳光！

〔愛華圍着湖山跑，正撞到柳湘的懷裏。起來拉着淑芳，素珍，大男，一溜煙跑了。柳湘，楊蘭拉着手進來。〕

自由 （迎上去和楊蘭握手）密司楊，那一陣風吹到的？

楊蘭 我們要走了，特來告別——

自由 要走啦？（臉色由快樂立刻轉為憂鬱；又漸漸的平復，勉強的笑着。）這位就是你常說的密司柳吧？

柳湘 是的！我常聽見我的好朋友鍾三民談起華小姐，所以今天特請密司楊介紹——

自由 不敢當！

〔三人同坐湖山石前欄上。〕

楊蘭 密司侍柳，你先到那邊同那幾位小朋友玩一玩，我有幾句話要同密司華說——

〔柳湘笑着由左後方門下〕

自由 （急促地）蘭妹，你快告訴我，你們是不是要開走？

楊蘭 是的，我本知道你聽着這個消息不會愉快，但是我又不能不告訴你！

自由 那麼，三民也要開走嗎？

楊蘭 自然。

〔自由頹然地倒在楊蘭的身旁〕

楊蘭 （輕輕地撫摩自由）密司華！你怎麼樣了？

自由 我的心啊，我的心怎麼顫動了？我的頭昏呵！

楊蘭 自由妹妹，你要能自制些，不要完全受着感情的驅策；缺乏理智是女性的弱點，女性受欺負便因為這個。而且，富於感情，富於盲目

的感情，也並不是女性的優點，自由妹妹，你說是不是？

自由（扎到楊蘭的懷裏）蘭姐姐，請你了解我。我並不是沒有理智的人，但是愛情不是理智可以管得了的事。我因為愛鍾三民，忘了我自己；也許有人會說我是弱者，但是我覺得有生以來，這時的生命力最爲澎湃！我覺得愛便是力，愛便是生，愛便是一切的一切呵！

楊蘭（撫摩着自由的頭髮，輕輕的拍着她。）我的妹妹！我相信你！但是我希望你在快樂的辰光中，不要忘記了人是住在社會裏的，我們還有黨，還有國！

自由（微弱而有力地）姐姐，我相信我能了解你的意思。

楊蘭 妹妹，三民到底是一個什麼的人？你爲什麼這樣愛他呢？

自由 我在北京中學的時候，鍾三民是我們講文學的先生。因為他對於所研究的學問和所教授的學生，都是一樣的忠實，一樣的熱情，我們的同學沒有一個不喜歡他，沒有一個不敬重他。他是一個日本留學生，但是他所崇拜的希臘民族的特色——美與力。最初我是他文學的崇拜者，其次，我便成了他革命的同志；最後我崇拜他，我鍾情他，他便成了我的愛人！

楊蘭 這樣的青年，真是不易多得的咧！一般人有的不知道愛，有的只知道愛。結果有的是乾枯的伴侶，有的是無聊的情人。我同柳湘互助，因為他有革命的義憤，因而也能熱烈的愛一個人——呵，你同三民什麼時候認識的呢？

自由 （沉思着）呵！有兩年了。去年冬天他忽然不到學校去上課。有的人說他病了，有的人說是另有緣故。我所猜想的不是如此。我寫了幾十

封信給他，但是沒有回響；我去找他多少次，但是沒有會着面。我不知道是環境隔離了我們，還是他忍心棄了我。我正在失望到絕望的時候，家裏打電報到北京，說是母親死了！母親，我惟一的母親！父親也急壞了，就帶着我想法回到家裏，母親已經死了——十幾天了——

楊蘭 不要悲傷了！後來怎麼樣呢？

自由 後來嗎，父親又到日本去了。本來想帶我一道去，但我寧願住在荒漠的家裏，享受那悲哀的果子，要那時間的蟲子，去漸漸的侵蝕了我的心。有時，就同着一羣小朋友們在一起捉迷藏啦，跳舞啦，演戲啦。用蒙了面紗的悲哀，陪着他們天真的快樂，我真傷心極了！我覺得人間一切都是無意義的，我只有自殺了——

楊蘭 你說下去呵！

自由 在這時，我的三民來了，一個革命軍

的軍官！

楊蘭 還好，你還不曾自殺，不然怎麼對得起他呢？

〔自由慢慢的站了起來，長長的吸了一口輕鬆的氣。愛華，淑芳，素珍，大男唱着“春之女神”舞蹈着進來；坐在自由的周圍，愛華捧着方才編就的花冠，給自由帶上。衆復作圓舞，唱着“春之女神”。〕

〔王媽，一個四十幾歲的老婆子，額上的皺紋，表現出慈祥的面目，穿着很舊但是很潔淨的衣服，蹣跚的跑了出來，走到自由的前面。〕

王媽 小姐，鍾少爺走了，還同着一個軍官。

自由 （揮手，表示要他們進來，輕輕走上前去。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亭子那邊。）請這裏坐！

〔兩個軍官拉着手進來。穿竹灰軍裝，戴軟帽，身材稍小，黃皮靴裹腿的便是鍾三民。穿瓦灰軍裝，戴寬邊軍帽，身材很高，黑皮靴裹腿的便是柳湘。〕

自由 (和三民握手) 三民! (對楊蘭) 這便是鍾三民先生。

三民 (對柳湘暗笑) 這是華自由小姐。

柳湘 (對三民笑着) 見過了! 這是楊蘭女士。

[四人哈哈的同笑起來。大家坐下。王嬌自右前門下。]

自由 (把愛華拉過來, 淑芳, 素珍, 大男都一溜煙的跑了。) 我還忘了介紹, 這是愛華, 我們的小妹妹!

三民 (把她拉過來) 小妹妹, 很早就知道你, 今天才見着, 真是“三生有幸”!

愛華 (輕倩地) 豈敢, 豈敢, 不知自由姊姊情人駕到, 未曾遠迎, 望乞恕罪!

自由 (臉紅了, 急促着。) 不要胡說! 你不知道他是我的表哥嗎?

愛華 (深深的作了一個揖) 險些兒忘了表哥大人, 失敬了!

三民 (把她抱到腿上) 小妹妹, 我彷彿在什麼

地方看見過你。

愛華 我記得上個星期南門體育場講演，
那個軍官好像是你——

〔自由，楊蘭自右前門下。〕

三民 是的，那就是我！

愛華 講得好極了，沒有一個人不鼓掌的。

三民 不敢當！

〔愛華看見自由和楊蘭已經走開，掙扎着要走，三民緊緊的抱着她，但終於被她逃脫，跑進左後方的門。〕

柳湘 原來楊蘭同志和華小姐是好朋友。

三民 你在門口站着，我們遇見的時候，我很奇怪你怎麼會到這裏的。

柳湘 （笑着）你不會發生酸性作用吧？

三民 真是笑話了！——我問你，我辭職的事你知道嗎？

柳湘 （一驚）怎麼，在這革命緊張的時候，

你辭職了？

三民 是——的！

柳湘 我一向相信你是很有腦筋，很勇敢的革命青年，你怎麼這樣的幹起來了？

三民 我相信，平常你是一個知道我的人，但是這件事我連你的諒解都得不到。我不主張“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我只覺得心是至高無上的；心的問題沒有解決以前，一切都彷彿很空虛的。我從前也常常有過革命的義憤，奮不顧身的拼命起來，但不久就會發現我的心還沒有安放的地方，於是受了打擊，失望了，灰心了。到第二次的義憤使我去奮鬥的時候，中間已經過了很長的時間。

柳湘 不過你要知道，自由的代價是犧牲，愛情的代價是拼命！

三民 是的，我從前犧牲是爲的自由，我從

前拚命是爲的愛情。現在自由得到了，愛情得到了，我也要休息休息。

柳湘 哼！你以爲自由和情愛你已經得到了嗎？那不過是你的理想罷了！在你奮鬥的一剎那，你便得到了自由；但在你略一停止的時候，你的自由便失去了！記着，自由和宇宙的生命之流一樣的流轉，永久需要人的奮鬥和追求。你要爲自由而戰哪！

〔三民起立，和他很熱烈的握手。自由和楊蘭自左前門出。〕

楊蘭 柳同志，我們要走了，還有許多事情等着辦。

三民 （起立，和柳湘再握手。） 好吧！我們到北京再見吧！我已決意不作政治工作，但是我到最前線去幹，也許比你早到北京。

柳湘 好！願你立刻奮鬥起來！再會。

自由 }
楊蘭 } 再會!

〔柳湘，楊蘭同由右前方門下。〕

自由 （伏到三民懷裏，嗚咽着。）三民，聽楊小姐說，你也要開走啦？

三民 是的——

自由 （急促地）那你什麼時候動身呢？

三民 我嗎？我不去了！（自由一驚，狂喜，緊緊的抱着他。）華小姐，現在我要坦白地作個供狀：我自從見了你那一秒起，我就不自然起來。我的心告訴我說，“三民哪，三民哪，你要愛她呵！”便從那時候我就作了你的奴隸！

自由 （坐直了起來，又無力地坐了下去，倒在三民的懷裏）噯——

三民 我的心永遠追隨着你，希望佔據了女王心裏的寶座。在這種企望未能實現以前，我

無論作什麼事情，總不能安心去做，一遇到打擊，就會感到灰心和失望——

自由 是的，我也覺得很奇怪。我見過許多的男子，家裏的父親，學校的教師，校外的朋友，我覺得沒有一個是可愛的。他們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可怕的，一種是可厭的。只有你才是例外，是我惟一的愛人！

〔緊張的空氣中啞場片刻〕

自由 ——你病了以後，我寫了多少封信，到你家裏去過多少次，你知道嗎？

三民 現在我知道了。那時，我的哥哥嫂嫂都是搶產主義者，他們恐怕我有機會結婚，將來會分他們的財產，所以不許我交女朋友，破壞我和任何人的愛情。許多朋友的信，他們都截留了；許多朋友的面他們都擋駕了。自由呵，你不相信我愛你嗎？

自由 ——後來，不是因爲同阿迭生爭鬭的事，你父親把你關到前樓嗎？你怎樣逃出來的？

三民 我的媽媽看見我在那裏，受着痛苦，就給我一根長帶子，讓我逃下樓去。方才下樓，阿迭生正同着那個雲二小姐出來，他恐怕我不饒他，就拿出手鎗，瞄準了我打了一槍，但是沒有打着；我一拳便把他打倒了，接着又管教了他幾腳，他就沒有聲音了。我深感覺到要打倒帝國主義和洋奴階級，必須從事國民革命，先打倒軍閥和官僚。於是我便毅然加入革命軍，從事最前線的革命工作。同時，我在各處探聽你的消息，後來知道你在蘇州，我們的部隊也開到蘇州，於是我們便相見了。

自由 （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想起在北京的時候，真如同夢一樣！那時我心中只有你一個人；

你來了，我的心花便放了；在彈着鋼琴的時候，耳朵只聽着一隻調子，彷彿你的聲音在那裏說：“自由呵，自由呵，我是怎樣的愛你呀！尤其是你上課的時候，給我們講日本人情死的故事時，我的心弦顫動了，我的心跳加快了，熱淚流滿了衣襟，我只想着：“三民是我的愛人呵！”

三民 是的，我也爲了你忘了我自己，忘了一切。我想，我若愛自由，我應該脫離我的家庭；我若愛自由，我應該剷除軍閥的勢力；我若愛自由，我應該打倒帝國主義者。我正在繼續的努力。自由呵，我要流光榮的血，我要開主義的花，都是爲了你呵！

自由 }
三民 } (擁抱着) 我愛你！

〔王媽自右前門上，手裏拿着兩封信。〕

王媽 小姐，小姐！

〔自由和三民都立起來〕

自由 (沉醉地) 什麼事情?

王媽 (把信遞給自由) 老爺來信了，這一封是誰的?

自由 這一封是鍾少爺的! (遞給三民，三民放在身上。自由拆開另一封信，讀着。)"自由兒，我到日本，胃病已好，健康已經復原。定乘長崎丸到上海，二十四下午可以到家。"哈哈!今天下午就回來啦!(接着讀下去)"我此次回家，又給你帶來一個新的母親，替你死了的母親安慰你。她是一個性情很良善，命運很孤苦的女人，我相信你能夠憐她，愛她!"——噯，又帶了一個母親!(無力地坐下，嗚咽起來。)

三民 (蹲下，撫摩着自由。) 父親回來，你何必這樣傷心呢?

自由 母親死的時候，父親說：“沒有一個

後母親會對兒女好的，我又上了年紀，絕不再娶了！”現在還不到半年，他又給我帶來了新的母親！

王媽 小姐臉色不好，一定是受了感冒，請你到屋裏去休息去吧！

三民 養一養神也好。

〔王媽攙扶自由自右前門下〕

三民 （從身上拿出方才的信，拆開封套，裏面又有一個信封，一驚，向後退了一步。）呀？芳子的信？！（拆開，小聲地讀着：）“三民先生：”（臉色變冷靜）“我丈夫死後，我曾經寄過許多的信，但是沒接到回信。接到你的來信，才知道你在蘇州，並且作了軍官，我很爲你的前途慶幸！至於我這不幸的人，因爲有個和善的老人很可憐我，我已決定作他的馴順的妻子。我希望我們使過去的都過去，把密意深情深深的埋葬了吧！以後我的通信處沒有一定，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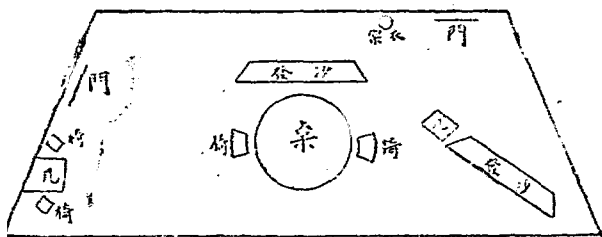
不要再寫信了！芳子白。”（無力地坐在地上，又兩拳緊握地立起。）好狠心的嫂嫂，要我這樣的對不起芳子！這信若是跑到自由手裏，我不是更對不起她嗎？（兩手掩面）

〔後面歌聲唱出兒童的悲哀。聲漸微渺。〕

——幕徐徐下——

第三幕

〔佈景……華家很素雅的客廳，是西式的中國房子。屋子裏面完全是白的顏色。正中放着一張小圓桌，上面包着白地黑邊的桌布；後面是一把長的睡椅，兩邊兩把半圓椅，都包着同樣的套衣。左前方斜放着一張躺椅，旁邊放着一張小茶几。右前方放着一張茶几。兩邊兩把椅子，都是白色。後面左邊有一



門；右面前方也有一門。由後方的門望出去，可以看見走廊。右門通到另室。〕

〔幕開時自由正跪在左邊沙發上哭泣，身上穿着青紗的長袍，白襪子下面穿着青色的布鞋。聲音越來越慟。王媽托着一個寶匣和一串珠子進來。看見自由伏在椅上哭。便到後面去拍一拍她。〕

王媽 小姐，小姐！你不是叫把太太的東西都拿到這裏來嗎？珠子拿來了。你怎麼這樣的哭呵？什麼事想不開？（自由哭的聲音越大了）小姐，這有什麼可害羞呢？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自從盤古到而今，都是一樣，定婚有什麼可害羞的？

自由 （扭身子）不是！

王媽 再說，鍾少爺那個人品貌是品貌，才具是才具；這樣的人真是少有。你爹爹看見一定很喜歡的。我伺候小姐這麼多年，老爺就是不很願意，我也要作點主的。

自由 （慢慢的站起來）不是！（哭得愈慟）

王媽 (想把自由抱起來,但是沒有這種力氣,疲憊地坐在沙發上。)小姐,不要哭啦!有什麼話對我說。太太活着的時候,他可以保護你;太太去世,你有什麼事只好告訴我了!(拉着自由的右手)噯,看見了戒指,我們就想起年輕時候,到十七八歲,什麼也不曉得。糊裡糊裡被人抬了去作新娘子,見了一個不知尊姓大名的男子,硬要和他住在一起,你看可笑不可笑?

(自由嘆息笑了一聲,便和王媽對望着。彷彿兩時代的女性,互相到心靈的窗戶裏去探險。)

自由 (低聲,奇異地。)三民還有一個情人——

王媽 那有什麼要緊?老爺在家,常說日本有句俗話:“男子願意作女子的第一個情人;女子却願意和男子最後的相愛。”現在他已經和你訂了婚,還管他過去的事情作什麼?

自由 方才他和我說起從前他在日本的情

人，一個有夫之婦，叫做須崎太太的。他說，“我們好久沒有通信了，聽說他的丈夫死了以後，她現在又嫁了一個人，現在老老實實的作良妻賢母了。”他又問我：“如果把我的將來都給了你，你能寬恕我的過去嗎？”我很慷慨地答應他，“我完全諒解你！”但是答應完了以後，那個日本女人，總在我心裏留着一個可怕的黑影子！

王媽 不要想她了！鍾三民少爺現在只愛你一個人了，還管那些個作什麼？

自由 我因為怕父親從日本帶來的那個女人，所以趕快訂了婚，預備家裏住着不好，趕快出去；誰想到訂婚以後，又發現一個可怕的日本女人！

王媽 （笑而不言，把珠子同寶匣都放進右前方茶几抽屜裏。）小姐，太太的東西都放在這裏了！

〔自由又伏在椅上大哭起來，顫顫喊着“媽媽”。門外馬車

鈴響，自由吃了一驚，立了起來，側耳靜聽着。王媽急忙從後方門跑了出去。]

自由 （弄開茶几的抽屜，拿出一位老太太的像片，放在桌上。）媽——媽——媽！

[後方的門開了，王媽提着一隻皮箱，後面隨着華若霖和芳子。華若霖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老人，頭髮已然斑白，但面上慈祥的輪廓，却襯托出很煥越的精神。穿着顏色深灰的春服，在沉着裏透出來活越。芳子是一個二十五歲上下的日本式女子。頭髮向後背着。身上穿着淺灰色的西裝外衣，內面是白色的衣裙。在清瘦的面目上，表現出悲哀的過去。]

王媽 小姐，老爺回來了！新太太也回來了！

自由 （迅速的立了起來，不自然地走上前去。）爸爸！（和若霖握手）——（又嚥了回去，倒在若霖的懷裏，敵意地看着芳子。）

若霖 （拍一拍她）寶寶怎麼樣啦？離別了兩

三個月，我幾乎不認識你了！你長得越發鮮艷了！
過來，我給你介紹，她是你的新母親，（轉身對芳子）
這就是我們的女兒。

〔自由和芳子不自然地握了一握手。然後走到左前方的沙發上坐下。若霖坐在正面桌左面椅子上。王媽從右門屋內倒出茶來，三人喝着，啞場片刻。〕

若霖（看見自由和芳子坐在那裏，想給他們一個說話的機會。）王媽，你同我去看看我們的花園去！自由，芳子，你們母女談一談吧，我想你們一定可以作好朋友。

〔若霖，王媽自後方門下。〕

芳子 自由小姐，很久就聽到你父親說你好，那時就希望和你見面。今天見着小姐，我真歡喜極了！（撫摩着自由的髮）噯！看見了青春的小姐，不禁使我想起那棄我而去的青春！（長長的嘆息）

自由 (突然受了感動) 噯!青春哪,青春!——
那麼,你也是嘗過戀愛滋味的人吧?

芳子 (彷彿得了知己) 謝天謝地!現在才得着了歸宿!謝天謝地!現在才得着了知己!小姐,我是一個無足重輕的人,但是我的命却異常的苦;我是平凡微小的人,但傷心事却異常的多呵!

自由 我也開始嘗着痛苦的滋味!——我是很愛聽傷心事的,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傷心事告訴我一點?

芳子 小姐,如果你不怕麻煩,我就把我的歷史講給你聽。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我父親在長崎經商,便把我們一家人都接到長崎。我到東京讀書的時候,長崎便遭了大地震和火災。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了,一草一木都不見了。一個天涯的弱女子,到那時節,呼天不應,自助不能。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一個同學的日本

人便開始和我熱烈的戀愛了。半年以後，我們便結了婚。在嫁他的第一年，我們的感情熱烈極了，我們的生活快樂極了。快樂是短命的，那一年便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自由 後來呢？

芳子 後來嗎？後來他仍然愛我，不過於我以外，又想了別種念頭罷了。後來被一個最下流最無恥的女人迷着了，於是學會了吃酒，便天天沉醉着，沒有一個時候醒過來；學會了吃鴉片烟，便天天在鴉片窟裏不出來。最初每天派人回來到家裏來要錢，後來烟館的老板來送信，說是他死了，如果傳言出去，是最不名譽的事情，還不如給他二百塊錢，要他替我偷着把他埋葬了。就這樣，我便成了一個窮而無告的寡婦——

自由 那麼，你便嫁了我的父親，是不是？

芳子 不，這中間還有一段歷史——

自由 (好奇的一驚) 你往下說呀!

芳子 在我結婚以後，又遇着一個留學生，他是一個很沉着有爲的青年。他愛我，他確是熱烈的愛着我——天可以證明的——我也同樣的愛他。後來他父親有電報急急要他回國，他要求我同他回國，我因爲做妻子的天職，很傷心的拒絕了他。到我丈夫死後，我寫了幾封信給他，可是並無回響。到最近，我舉目無親，(聲音顫動了) 你父親很哀憐我的境遇，待我很好。我很感激他，願意和他做終身的伴侶。現在到了你家，我很希望你能作我一個朋友。(把手慢慢地伸出來)

自由 (惘然地，悵然地，最後決然的立起來。) 我幾乎誤解了你! (和芳子熱烈的握手。)

芳子 (握手時看見自由的指環) 小姐已經——?

(後方門開了，若霖拉着三民走上，三民這時穿着一身淺黃色的西裝，王媽也跟着走上來。)

若霖（笑着）自由，我已經知道了——

〔四個人彷彿都受了催眠，八隻眼睛對射着，啞場半晌。〕

芳子（注視，惘惘，迷惑，骨竅。）我——頭——
暈！（失了意識似的倒在沙發上）

自由 這是怎麼啦？快倒一杯白蘭地來！

〔王媽急由右門下，持白蘭地一杯上。〕

芳子（喝進去些白蘭地後）天哪！（掙扎着起來，
倒在若霖的懷裏，兩目歇斯迭里地看着三民，露出一些敵意。）
你！（又暈過去了）

〔若霖攙扶着芳子由右門下，王媽追入。若霖復由右門
出。〕

三民 }
自由 }（急促地）怎麼樣了？

若霖（頹然地倒在椅子上）醒過來了——

自由 是舊病還是感冒？

三民 我去請醫生去（急由後方門下）

若霖 恐怕是歇斯迭里，一會兒就好的。

〔王媽由右門上，後門下。〕

自由 爸爸！（嬌羞地）我有許多事要告訴你

若霖 我正要問你的事呢！

自由 我們到花園裏去去再來。

〔若霖，自由同由後門下。〕

芳子 （瘋狂似地從右門跑出來）噯！天哪，我是弱者，爲什麼又給我這麼大的刺激？既是他從我手裏奪去，爲什麼又把他放在我的面前！我受不着了！——太太——情人——母親——情敵——多情郎——負心人——你是誰？——唉，怎麼天轉動啦？——噯！——（聲音漸漸微弱，倒在地上。）

三民 （後方門跑進來，看見芳子倒在地上，把她慢慢拖起來，）芳子！你怎麼啦？醫生就要來啦——

芳子 （睜開眼睛看見三民，突然跳起來，向後退了兩

步。)你問我作什麼?唉,都是運命罷了!你棄了我
是運命!我淪落到今天才遇見你也是運命!

三民 棄了你? 怎麼? 你自己問一問你自己,
我能棄了你嗎?

芳子 一切過去的都過去了; 請你不要再
提吧!

三民 芳子,我能不能得到你的原諒,並且
給我一個說話的機會?

芳子 什麼原諒不原諒,不要自苦吧!

〔三民坐在椅子上,手托着腮,眼望着地。外面隱隱有腳步
聲。〕

芳子 (轉到椅子後面) 請你注意:我現在的天
職,是作父親的忠實的妻子;你現在的責任是作
女兒的良好丈夫!願上帝保佑你! (由右門逕下)

〔三民目送着她進去,才轉過頭來。後面的腳步聲漸漸
近了。〕

三民 天哪！（兩臂向上，祈禱似的。）這不是太殘酷了嗎？現在的未婚妻，過去的情人！母親，女兒——我應該對那一個忠實呢？天啦！請你給我力量吧！（兩臂漸漸下垂）

〔外面腳步聲易近〕

——幕徐徐下——

第 四 幕

〔佈景……一切的佈置和第二幕相同，只是四周的樹木變了秋天的顏色，長椅的位置略爲更動一點。〕

〔幕開時，自由和王媽站在亭子外邊，自由穿着深灰色的長衫，頭髮紛披著，靠在亭子的柱子上面。〕

王媽 小姐，小姐，天氣冷了，屋裏去吧？

自由 你先回去好嗎？

王媽 小姐，今天是新太太的生日，許多客人都坐在客廳裏坐着，你還是回去陪一陪吧。

自由 她的生日要我陪作什麼？

王媽 鍾少爺同幾位客人在那邊賽馬，你

不去看一看嗎？

自由（淒涼地）他養他的馬我看作什麼？

王媽 小姐爲什麼這樣不暢快？

自由 我沒有什麼不暢快，你進裏邊去吧！

〔後面鼗拳行令之聲大作〕

王媽 大家都在那邊歡歡樂樂，小姐一個人在這裏發愁作什麼？

自由（坐在地下）我的母親！（頭向上，祈禱地。）
你不管你這可憐的女兒了嗎？

王媽（將自由抱起來）小姐，起來，爲什麼這樣的傷心呢？

自由（起來，坐在長椅上。）——愛華小姐來了沒有？

王媽 我去看看——（由右前方門下）

〔自由起立，望着天空，走到假山前，以手叩石。〕

自由 媽媽，你肯不肯再看一看你這可憐

的女兒？媽媽！——媽——媽！

〔愛華跑着由右後方上，到自由身旁，抱着她。〕

愛華 自由姐姐，你怎麼啦？

自由 （同身，夢囈地。）妹妹！我的命好苦呵！

（扶着愛華坐在石凳上）

愛華 姐姐！你從前有一陣很不開心，一到訂了婚就快活了；爲什麼今天又這樣的不開心呵？

自由 妹妹，你是天真樂園裏的公主，還不知道人間有煩悶和悲哀；人生的道路上荊棘真多呵！

愛華 姐姐，你爲什麼不同你的東洋媽媽要好？

自由 我待她不是很要好的嗎？

愛華 你從前待她很要好的；這些日子猶彷彿怕你似的，什麼事情都背着你！

自由 是的，我不明白她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

愛華 我倒有點知道——

自由 小孩子不要胡說，你知道什麼？

愛華（愛嬌地）我知道的事情多咧！我問你，你的新母親和你的未婚夫見面雖然不久，可是和多少年的老朋友一般地親熱！是不是？

自由（忽有所懷）呵！我也覺得可疑——

愛華 我看這倒沒有什麼奇怪；奇怪的是，今天早晨有一位北京的小姐，到這裏來探聽鍾三民，並且要見見這裏的太太！

自由（驚疑地）北京的小姐——找鍾三民？並且要見這裏的太太？——你沒有問她姓什麼？

愛華 我沒有看見她。

〔自由懷疑地看着愛華；愛華好奇地望着自由。〕

愛華 } (同時的微笑打破了寂靜的空氣) 你笑什麼?
自由 }

〔雲桂穿着最時髦的西裝，露着頸頸和兩臂，面上塗着很厚的白粉，鮮紅的胭脂，手裏拿着花呢的大衣，自右後方漫步走出，擺出外國貴婦人的架子，走到自由的面前，自由和愛華都很奇異地看着她。〕

雲桂 華小姐，久聞大名，今天才能瞻仰芳采，真是三生有幸咧！

自由 (愕然地起立) 你是誰？

〔雲桂巧笑地看着她，不開口。〕

愛華 先生不是招名問姓的吧？尊姓呵？

雲桂 (莊重地坐在椅子上) 我姓雲。鍾三民先生的嫂嫂就是我的姐姐。您可以想得出吧？

自由 (勉強地) 久仰久仰——

愛華 呵，這就是了！先生原來是北京的女交際家，鍾三民的情人呵！你不是今天早晨來找

過鍾三民嗎？

雲桂（微頷其首）是的。我很愛鍾三民，可是他並不愛我，（諷刺地）所以我的下場落得跟你一樣！

自由（忍住了氣）你的下場和我一樣——？那麼，三民畢竟愛誰呢？

雲桂 他呀，他的情人從前遠在千里，現在却近在目前了——

自由 請你說出是那一個？

雲桂 難道你到現在還不知道嗎？——我告訴你吧，鍾三民的情人不是我，也不是你；他的情人是你的母親，就是那日本女人，從前是須崎夫人，乳名叫芳子的。

自由（站起來抗辯）先生，我和你素不相識，你不能這樣對女兒侮辱她的母親，你不能這樣對愛人侮辱她的未婚夫！

雲桂 小姐，你不要這樣的動氣，我來是爲你好——

自由（急噪）請你不要再說了！不然，我要娘姨送你出去！

雲桂（從大衣袋裏拿出一個紙包，裏面有許多日本信封的信，遞給自由。）小姐，我也許是騙你或者侮辱你；但是他們是不會騙你和侮辱你的。這就是那位須崎夫人寫給鍾三民的情書，請你平心靜氣的看吧！

自由（拆開看了一兩封，其餘隨便看了一看封面。）書信自由是人人有的，須崎夫人給鍾三民寫信，與你有什麼關係？你怎麼有權利拿給我看呢？

雲桂 這有什麼奇怪？這些封動情的情書到北京的時候，鍾少爺病得很重的躺在牀上，他的嫂嫂聽了醫生的囑咐，沒有把這些信給他看，這不是很合理的嗎？本來這些信沒有給你看的

必要，但是我是個女性，看見同性的你這些受男性殘酷的欺負，心裏替你覺着不平，所以從北京到天津，從天津到上海，從上海到蘇州，不遠千里的來給你一個自覺的機會！

自由（冷冷地）多謝你的好意——但是，你怎麼能證明須崎夫人便是我的母親芳子呢？

雲桂（驕笑着）這還用問嗎？原名叫芳子，嫁了須崎便作了須崎夫人；有丈夫的時候，就叫做須崎夫人，丈夫一死，又改名叫芳子！（站起來）這種簡單的把戲，也只能騙你這樣寶貝的小姐！

自由（不自知地有些昏了，慢慢地坐下來。）天哪！（信封散亂地墜在腿上）

愛華（看她們兩人心理鬥法，看得呆了，這時才醒過來。）雲小姐呵！聽你說的話，真是個婦女運動家；你要作了婦女部長，恐怕中國的婦女就沒有受欺負的了！

雲桂 (勝利地苦笑) 我是最富於同情的——

[三民穿着西裝馬褲，頭上一臉汗，從左後方跑了進來，奔到自由的面前，看見雲桂，一驚，向後退了兩步。]

雲桂 (推着自由) 華小姐！華小姐！你的三民來了！

自由 (忿激地一躍而起) 你來的好，三民！我和你近來無冤，遠來無仇，你為什麼這樣騙我，這樣害我！

三民 (受了一驚，立刻明白了是什麼緣故，轉身對雲桂。) 呵，來了嗎，雲小姐？從前在北京反革命勢力下，你倚賴着你父親的勢力，指揮着幾百個警察，把我七擒七縱的捉弄我，侮辱我！並且把我綁起來！現在到了青天白日之下，你們這種妖怪，還不快現原形嗎？

雲桂 (冷笑着) 反革命也好，正革命也好，直革命也好，斜革命也沒有什麼！不過我看，鍾先

生阿，最好還是先解決你的終身大事吧！

三民 我的終身大事嗎？用不着再解決了！
來，我給你介紹，這位是華自由女士，便是我的未婚妻！

自由 胡說！你別發昏咧！那個是你的未婚妻？你還是去愛芳子，去請須崎太太去作你的未婚妻吧！

三民 你是什麼意思？——雲小姐，你的反間計別人可以中，我是決不受的；現在別的事情等一等再談，我先把這反革命用間諜擲起來，要你嘗一嘗我們公安局的滋味比你們的警察廳如何！

雲桂 （依然冷笑着）那也只好任憑先生尊便。
不過看見別個女子受了欺負，不許我說話，那是辦不到的！

自由 （橫在兩人中間，保護着雲桂，對着三民。）不

許你動！她是我的朋友！我奉勸你，這裏的事情你最好少管！須崎太太，你的情人的生日，你去祝壽去吧！同芳子騎馬是很能迷人的事情！

三民 自由，你瘋了嗎？

自由 我今天腦筋特別清醒，先生倒恐怕是瘋的呢！

三民（急了）你一句話都不許我說了嗎？

自由 現在說他還有什麼用呢？還是不說吧！（把戒子脫下來，和那一堆信一齊扔給他。）

三民（激怒了）好！既是沒有人能原諒我，我又何必一定求人的原諒呢？（把戒指拾起來）別人所要挑撥的不是芳子嗎？芳子早就告訴我，她決定犧牲了她自己，成全你我。現在是不必要了！在革命最緊張的時期，我跑到後方來尋愛神，現在就是愛神給我的應得的報酬！華小姐！謝謝你給我這個覺悟機會！我要到革命最前線去。以後也

許能更光明的相見！（由右前門下，走到門口，又轉過頭來，沉痛而悲壯地。）朋友們——再會了！（由右前門下）

自由 （目送着三民走遠了，急急向前追了兩步，又突然站着。頹然地轉過身來，倒在地上。）愛情呵，愛情！

〔愛華，雲桂把自由攙起來。扶她坐在椅子上。〕

愛華 姐姐！姐姐！醒一醒！——唉！愛情真是害人的東西！自由姐姐從前和我們一同玩的時候，的確是很快樂的；自從認識了這位鍾三民先生之後，就每日發愁，嘆氣，沒有過一天快活的日子了！

雲桂 華小姐！華小姐！醒一醒呵！

自由 （一翻身，哭出來了。）哇——

愛華 姐姐，何必這樣的傷心呢？我同你到屋裏去躺一躺吧！——雲小姐，你不去嗎？

雲桂 我要在這裏等一等老爺和日本太太，你們先去吧！

〔愛華攙着自由自右前門下。客人甲乙自右前方門上，丙丁自左後門上〕

甲 怎麼主人主婦都不見了？

丙 他們正在那裏賽馬！

丁 那位太太彷彿瘋了的一樣，跑馬總跑不完，華先生累得都要昏過去了，那位太太還要和他比賽！

乙 日本人真有些希奇，自己的生日，不去招待朋友，却去跑野馬！

雲桂（對丙）先生，他們還在那裏跑嗎？

丙 是的，站在那面就可以看得見。

〔丙與雲桂同由左後門下〕

乙（對丁）我們還是到前面看他們演戲去吧！

〔甲，乙，丁同由右前方門下。〕

〔唸場片刻；後門跑馬聲，撞碰聲，馬嘶聲，人倒聲，紛紛齊

作。]

丙（自左後方跑出，抱着頭。）唉！真嚇死人啦！（向右前門跑下）

〔田中，一個二十幾歲的日本人，穿着流浪人的衣服，抱着芳子自左後門上。田中以身上暖水瓶飲芳子。〕

田中 太太，醒一醒！

芳子（慢慢甦醒過來，睜開眼睛，看見田中，一驚。）這是什麼地方？我丈夫呢？

田中（抱她坐在椅子上）你的丈夫的馬，撞了一位小姐，一同摔傷得很重。他們已搭到醫院裏去了！這是你們的花園！

芳子 我怎麼了？

田中 你從馬上昏過去摔了下來，我把你抱起來的。你的頭跌破了，現在不痛嗎？

芳子（注視着他）你是誰？

田中 我呵！我是東京煙館老板派來的！

芳子 他派你來作什麼？

田中 他要我告訴你，你的丈夫須崎先生並沒有死；他說你丈夫死完全是騙錢的——

芳子 （一躍起立）我的丈夫沒有死嗎？（又昏倒在田中懷裏）

田中 說你的丈夫沒有死又是騙錢的。

芳子 爲什麼呢？

田中 在你在東京，煙館老板向你要錢的時候，那時你的丈夫還沒有死；到你到了中國以後，你的丈夫就死了——

芳子 （輕鬆地嘆了一口氣）後來怎麼樣呢？

田中 後來他就要我來，再向你要一筆大款。我到了以後，等了兩天，無機可乘。今天你辦生日，我就乘着人多混了進來。本來看見你就想和你要錢，誰知你的丈夫賽馬的時候撞傷一位小姐，摔下馬來，一同碰到石頭上，頭都破了；你

也暈下馬來，我就把你扶起來了。

芳子 先生救了我的命，我很感謝——先生尊姓？

田中 我先向你懺悔！我是一個無所不爲的惡人；我是田中。在煙館裏和老板合夥，專作敲詐的生意。這次來找你，本爲發一筆橫財；誰知一見了你，我便不自主了——我作惡的能力完全消失，我只覺得我是一個萬惡的罪人，我要虔誠地跪在你的面前懺悔，請求你的寬恕！

芳子 知道自己罪惡的人，他自己能得到寬恕的！

田中 我的天使——恕我這樣的稱呼你——你肯不肯用你莊嚴聖潔的心靈的潤澤，來給我這已經髒了的靈魂施洗？

芳子（凝視着他，不語。）唉——我要離開這傷心的故土，回到異邦的扶桑！

田中 我願永遠作你的奴隸!

〔芳子倒在田中的懷裏。王媽自右前方跑上。〕

王媽 太太!太太!老爺去世了!雲小姐也
——(看見田中,突然止着。)

〔田中急起立〕

芳子 老爺死啦?(向右前門跑下,王媽簫下。)

——幕急下——

第 五 幕

〔佈景……位置和第一幕相同。〕

〔開幕時鍾老太太和雲桂坐在沙發上；阿迭生坐在方桌的正面，鍾錫恩和一民坐在兩邊。雷媽在寫字檯旁邊的椅子，向前望着。〕

〔朱二自後方門上〕

朱二 老爺！老爺！聽說革命軍今天早晨進城了！

阿迭生 （打着寒戰）有人問我，你就說不知道——

錫恩 去！趕快把大門上好了！無論是誰，

不許開門！

朱二 是！（轉身欲下）

鍾老太太 朱二！快去看看！若是三少爺回來，你可帶他進來！

朱二 是！（由後門下）

錫恩 哼！你還惦记着你那寶貝兒子呢！這回打北京的就是他！

鍾老太太 都是你這老天殺的，你若是不關起他來，他怎麼會跑去帶兵？

錫恩 你還說呢！若不是咱們門路走得寬，報上登出來鍾三民的名字，我們還不是滿門槍斃嗎？

一民 總提他作什麼？是不是他還不一定哪！

鍾老太太 怎麼不是他？雲二小姐不是寫信來說他作軍官嗎？

雲松 老太太，那是三個月以前的事啦；還說哪，她從那封信以後，音信皆無，不曉得她現在到底怎麼樣啦！

一民 不來信這有什麼奇怪？還不是另有新歡了嗎？

雲松 放屁！我妹妹不是這樣的人；不然，爲什麼聽說三弟和華自由已經訂婚了，她還去找他呢？

鍾老太太 三民一定會回來的！我這幾天天天夢見他，昨天夜裏還彷彿在我懷裏抱着的一樣——

阿迭生 你們的孩子，真是厲害；那一回，我已經饒了他，他把我的腿打壞了，到現在還沒有好——

錫恩 他是混鬧的，不像我們這樣的講交情！

阿迭生 回來的時候，千萬不要給他開門！
(摸摸頭)他見了我，一定會和我算賬的！

鍾老太太 怪不得說你們洋鬼子不講理。
我的兒子回家你都不許啦？(說着走上前去)

雲松 (抱着了老太太)娘，您作什麼呀？

老太太 我今天和他拚命！反正洋鬼子有一條命，我也有一條命！

〔雲松抱她坐下〕

錫恩 你別發昏啦！

老太太 你才發昏啦！

〔衆人跑上來。外面軍樂，軍歌和 Rih-Rah!Harrah! 之聲大作。〕

朱二 老爺！外面有軍隊過來啦！

〔一家人縮成一團。只有鍾老太太在那裏熱心地期待着什麼。〕

錫恩 快去把門關好了！

〔外面喊聲益高。朱二自後門下。〕

阿迭生 喊的聲音太大了！

〔後面喊口號和行軍的聲音愈來愈大，歷歷可聞。〕

阿迭生 （不能成聲）G-o-o-d H-e-d-v-e-n-s！

〔朱二又跑上來〕

朱二 老爺！老爺！門口那個巡警，要在我們門道裏避一避。他說雲老爺被他們捉了去了——（雲桂先跳起來，大家一驚。）蒲總監的腦袋掛在前門上了！

〔大家噤不能聲〕

鍾老太太 我的三兒子回來就好了！

一民 那我們就什麼都不怕了。

阿迭生 （搖頭，擺手，撇屁股。）No！——No！
——No！倒霉！倒霉！

〔雷媽自左門下，復上。〕

雷媽 大少奶奶！小少爺身上更熱了！他總

要我給冷水喝！

雲松 唉！這孩子！老天爺怎麼這樣不慈悲人呵！

一民 “十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空！”天天給毓英打算，家產呵！家產呵！的吵個不了。現在家產有了，兒子又要沒了，怎樣辦呢？

鍾老太太 毓英那孩子又乖又聰明！真可惜！

〔外面紛擾聲大作，朱二跑上。〕

朱二 老爺！外面有人砸門，說再不開就要放槍了！

阿迭生 不要開！不要開！（胆戰心驚）

錫恩 一民，你去看看，和他們說點好話，問他們姓什麼有什麼事？

一民 （不自安的走了出去）是！

〔一民與朱二同下。錫恩和老太太都站在後門的附近觀戰〕

兢兢的聽着。一民自後門悄悄地上。]

一民 爸爸(小聲)外面叩門的是三弟!

錫恩	{	(同時一驚)啊!	{	別開門!
老太太				快開門!
阿迭生				等一等!

[阿迭生想去把守後門，鍾老太太一把推開他，搶了出去，一民跟着出去。阿迭生進退維谷，縮成一團躺在沙發上。錫恩來回地踟躕着。門開處，穿着全武裝的三民拉着鍾老太太的手進來，一民朱二隨着進來。]

三民 爸爸，你的兒子三民回來了!

錫恩 我望了你——好多日了!

三民 (看見阿迭生，拉着他的耳朵把他拉起來。)阿迭生，今天是什麼時候了，你還龍盤虎踞的坐在我的家裏?

阿迭生 (凜然起立，望着錫恩彷彿求救似的，失了望。哀求地。)我同你父親是很好的朋友。

三民 好朋友要像好朋友的樣子，你在我家裏拿我們當奴隸，隨便就可以動手槍，也可以發命令，這種太上父親，難道是朋友嗎？你對我們家裏的女性，那種嬉皮笑臉的樣子，簡直彷彿逛窯子一樣，那是朋友應當作的事情嗎？

阿迭生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三民 是呵！（打了阿迭生一拳）這才是你的好朋友呢！沒有牠我的命早送在你手裏了，今天還能同你見面嗎？

〔一民過來把三民拉開。把阿迭生推到一邊。〕

三民 你們帝國主義者，還要多受些教育，才能和我們作朋友！

一民 弟弟，他強迫着我們和他訂了幾種合同，都是他一方面自私自利的——

三民 （伸出手來）阿迭生先生，這是我們中國人撕掉賣身契的時候了！

阿迭生（不語，繼而懦弱地。）我不知道——

三民 你要知道，我們不像從前那樣的容易欺負了。我們雖然酷愛和平，但我們同時也並不是沒有武力！

阿迭生（無法從身上掏出幾張契約，被三民一把搶過來。）這是你父親和我定的——

三民 你要知道，在法律上被迫簽字是無効的。而且你要知道，我們同是地球上的人，你所訂的契約，是人和人的契約嗎？（更有力地，握出拳頭來。）現在你把我的賣身契給我了，我就要撕掉牠，你想一想你的同意到底有多少効力？

錫恩 現在還管這樣多嗎？他欺負我們也夠了！

〔三民把契約放在阿迭生面前，撕得粉碎，阿迭生失意地坐下。〕

三民 阿迭生先生，管於你的教育問題，你

若是願意在我家裏受，那我從前因過的樓可以讓給你。如果你要不願意，就趕快回你自己的地方去吧！

〔阿迭生一聲不響，從後門夾着尾巴出去。〕

三民（對錫恩）爸爸，現在帝國主義者已經走出我們的門，我們可以不做洋奴了吧？

錫恩 我從前作這種事情也是不得已呵！如果不作這事可以維持生活，我又何必一定要作外國人的奴隸呢？

一民 不作外國人的奴隸也好，免得我們的子女不是被帝國主義者槍殺就被我們自己用繩子綁起來，等帝國主義者拷打！

鍾老太太 是呵！這都是那老混蛋幹的事！

三民 哥哥：現在用金錢欺負我們的外國人已經離開我們家了；以後凡是作事的人才有飯吃，財產也沒有什麼可爭的了！

一民 三弟，我今天真沒臉見你！從前也不曉得是爲什麼，總是聽了你嫂嫂的話，替毓英想到八十年以後，因爲毓英就想到財產；因爲財產便什麼事情都肯作了！現在呢，毓英病得要死了，自己也怪起自己爲什麼愚笨來！

三民（一驚）毓英怎麼樣了？

一民 還沒有死！不過病很重！

三民 在那裏？

一民 就在你的屋裏——

〔三民兩步就跳進左門〕

鍾老太太 這孩子的病恐怕是驚嚇——

錫恩 一民這孩子本來就喜歡聽老婆的話，我們的大媳婦又不很忠厚，孩子有病，正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呵！

〔三民抱着毓英出來，雲松隨着出來。〕

毓英 三叔，我怕！

三民 我來了，什麼也不用怕了！

毓英 那個洋鬼子——

三民 我已經把他打跑了！

毓英 （抱着三民的頭，愛嬌充溢着眉宇。）叔叔！

三民 （對雲松）嫂嫂，我在北京時那天把我拮起來的勇氣，和令妹到蘇州拿着芳子的信找我的外交，如果拿去對付外國人，那真是時代了不得的英雄呢！

雲松 過去的事不用再提了，我後悔我自己心裏知道！雲桂到蘇州去只來過一封信，以後音信皆無，不曉得怎麼樣了？

三民 二小姐嗎？我見她的那一天，便是我和華自由小姐決裂的那一天，以後我到南京，就過江北來，沒有聽見什麼信了。嫂嫂，你看（伸出帶戒指的手）我自己帶着自己的戒指，這也是很好的一種紀念呢！（把毓英交給雲松）

錫恩 雲桂那孩子太想不開了！不遠千里之遙的去找你，現在蹤跡皆無，她的父親又擲去了，性命不保，要她母親怎麼不急死，怎麼不嚇死？

三民 雲署長也擲去了？——可見革命之神已經降臨，而反革命者都到了末日了！

〔朱二同柳湘，楊蘭上。〕

三民 （和柳，楊握手。）你看，還是我先到的！（介紹着）柳先生，楊女士，父親，母親，大家兄，嫂嫂，小姪子。

柳湘 三民，你聽見華自由的信了嗎？

三民 我從出了蘇州以後，便完全隔絕了！

柳湘 很奇怪的吧？密絲楊前天在軍政治部裏遇見她！

三民 （愕然）呵？——那麼她現在一定在北京了？

柳湘 不過，今天聽見有人傳說關於她健康的謠言——

三民 ——(跳進來)啊?——

(後門忽然洞開，自由，穿着馬服，狂奔到三民懷中。)

三民 自由妹妹，是你嗎?

(衆人都圍在兩邊凝視着，凝着驚訝，懷疑，忿恨，喜悅的表情。)

自由 我從蘇州過了多少山，涉了多少水，現在又到了我的三民的懷裏來啦!

三民 妹妹，你~~怎麼~~這樣把誤會解除的呢?

自由 在你走的那時候，我裂了的心，即感着一種更大的苦痛；後來父親和芳子賽馬，都跌下來了。父親第二天就死了。芳子說，她要犧牲她自己恢復我們的愛情，她便同着一個叫田中的日本人回國去了——

(三民在想像之國裏踟躕着)

雲松 華小姐，我的妹妹呢？

自由 二小姐藏在小樹後面看賽馬，馬把我父親摔下來之後，驚了，撞倒了二小姐，二小姐立刻就死了。

〔雲松倒在椅上〕

三民 （抱着自由）妹妹！現在你又回到我的懷裏了！

自由 （沉醉地）我愛你！

三民 我永久的愛你！

三民，自由，擁抱，接吻。〕

——幕徐徐落——

〔外面歡聲雷動。羣衆呼着口號：

肅清殘餘軍閥！

打倒帝國主義！

完成國民革命！

中華民國萬歲！〕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初版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再版

2001——3000冊

有 著 作 權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三 角

上 海 四 馬 路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